

瓷都“洋景漂”:小写“china”,诉说大写“CHINA”故事

千年“瓷引力”,不“抢”人自来

一座中部普通城市,没法参与“抢人大战”,人口却呈现净流入态势,引来“景漂”3万、外籍“洋景漂”5000多……

在漂洋过海而来的“洋景漂”眼中,瓷都景德镇已成为他们体验中国发展、感知中国文化的新窗口,赋予他们深沉而持久的创造力

本报记者程迪

景德镇,作为世界陶瓷的“心脏”,是世界认识中国、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符号。从昌江到鄱阳湖、再到长江,中国的历史、诗词、艺术等,都蕴含在这些瓷器中,如同一段世代相传的美妙旋律传遍世界。

“景漂”3万多人、外籍“洋景漂”5000多人……记者采访发现,这座江南山城并没有雄厚的财力参与“抢人大战”,这些年来却呈现人口净流入态势。这种醒目的“逆行”,在作为劳务输出区域的中部省份中非常少见。

景德镇的手工陶瓷技艺传承世代延续至今,这份手工陶瓷中有中国文化底蕴、手艺人创作经历乃至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故事。在不远万里而来的“洋景漂”眼中,景德镇已成为他们体验中国发展、感知中国文化的新窗口,赋予他们深沉而持久的创造力。

中西方审美在这里碰撞出“火花”

初到中国景德镇时,法国女孩开弥惊叹:“地球上怎么有这么一座一个行业做了一千年的城市?”

拥有千年制瓷史的景德镇被誉为“瓷都”,在当下依然拥有全球最完备的手工制瓷体系。

长期研究景德镇的南昌大学教授胡平说,据史料记载,17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欧洲港口一天就卸下14万余件中国瓷器;1729年至1794年,该公司运销中国瓷器达4300万件。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二百余年,是中国瓷器出口的黄金时期,约有3亿件中国瓷器在欧洲登岸。输出的瓷器,主要是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、彩瓷,还有广东、福建等地生产的一些瓷器。

积淀与传承,也是景德镇文化自信的底气,形成强大的“瓷引力”。

循着中国瓷器的源头,开弥从法国南部的家乡来到景德镇。曾辗转法国、英国、瑞士、荷兰等地学习陶瓷的她,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城市还是这个中国中部小城。“过去我到过一个地方很难待够两年,然后就想下去一个地方。”她说,景德镇给她的感受截然不同。

“此前也来过景德镇几次,每次离开的时候就像可怜兮兮的林黛玉,魂都丢在这里。”开弥2015年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后,第二年就来到景德镇常住,“景德镇是一座给予我诸多情感共鸣的城市。历史的积淀,铸就了它那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和独特的艺术氛围”。

刚来景德镇时,开弥慕名前往雕塑瓷厂旧址拜访一户瓷艺人请求合作,却遭遇闭门羹。“第一次去,我连说带比划,他们不知道我想说什么;第二次去,他们听懂了我的意思,但回复说‘没工夫’。后来我厚着脸皮,隔三岔五地在他们工作室学习,跟他们渐渐熟悉,后来也愿意跟我合作了。”开弥说,这家的老瓷工13岁就做学徒,偶尔露一手绝活,就让她佩服得不行。

“在法国我生活的地方,多少年过去了,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。从小熟悉

的书店、影院,甚至街头一棵老树上的鸟巢还在那里。”她说,在景德镇,如果出去几年,回家的路可能都找不到,“我在老城区一家工厂里住了5年,或许未来某天,这工厂会被拆除,但一定会有别的东西取而代之。”

今日的景德镇呈现新风貌、新气象。曾经热火朝天的原料车间,变身成为陶瓷体验空间;过去灯火通明的彩绘车间,化身艺术工作室;昔日炉火熊熊的烧炼车间,被打造成博物馆、美术馆;不同时代的老窑炉、各种工业管道,以及墙上的老标语、青苔等仍保持原汁原味……景德镇陶瓷发展中心主任于集华说,这些年来,景德镇在保留原老瓷厂厂区的基础上,改造“嫁接”为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工作室、瓷器店。

“在景德镇,抓一把泥土,变成神话故事;再抓一把泥土,变成飞禽走兽。这种灵感闪耀下的作品,拿到全球各个国家都会有人懂,不需要很多文字说明。”开弥说。

融合:续写苏麻离青开启的故事

当爱可2009年第一次坐火车从上海来到景德镇时,他仿佛在这里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生活。



法国艺术家开弥与景德镇工匠交流。

本版摄影:王中庆



日本艺术家高柳绪用自创的天目盖表演茶道。



土耳其艺术家爱可在景德镇创作。

在元朝?又为什么是景德镇?历史上,景德镇的瓷器由昌江进入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,经长江转运后,通过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或“瓷器之路”的海上航线运往世界各地。

“此前我们探访托普卡比皇官发现,那里珍藏着67件元青花瓷,见证了中国与‘一带一路’沿线地区历史上的文化交流。”于集华说,中国元代期间,土耳其皇家慕名人来景德镇制作瓷器用具,要求当地瓷工参照土耳其文化的图案进行创作。

当时景德镇坐拥全国最好的工匠、最好的原料,对瓷器成品要求极高,稍有瑕疵,当场砸碎,就地掩埋。“一窑烧制百来件,适宜的仅数件。这些精中选精的瓷器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运达土耳其后,受到了隆重的欢迎,至今仍被尊为国宝级文物。”爱可说。

海陆四通八达,文化碰撞融合。“元青花”的出现与流传,就是蒙元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、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大融合而产生的一枚文化硕果。”于集华说,青花瓷形成的四大关键——钴蓝原料、能工巧匠、国际市场、交通物流,都在元代得以较好地解决:蒙古族“尚白”与“崇蓝”的文化,催生了以白色为底色、以蓝色为主色的青花瓷器;就瓷器生产来说,苏麻离青(烧制瓷器的主要着色原料)能够从波斯地区进入中国景德镇,烧造的青花瓷器又方便运回波斯地区。

爱可认为,得益于丝绸之路,波斯地区的矿物质钴料苏麻离青和中国的瓷器相结合,这才有了惊艳世界的青花瓷。

“青花瓷的发展历程告诉今天的我们,景德镇曾携带清雅美好的中国文化,还有一件瓷器成型要砸碎多少次的决绝与负重,与世界相遇。”胡平说。

当地许多工匠对记者说,景德镇陶瓷艺人一直抱有开放的心态,愿意将数千年里自己摸索的经验、手工传承的技艺,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海内外感兴趣的人们,自然而然收获很多友谊。

苏麻离青开启的故事,今天仍在

如今,夫妇两人已和当地村民打成一片,他们一起采摘野生杨梅、泡杨梅酒,村民跟他们分享菜园里刚摘下的新鲜蔬菜。高柳绪经常受邀参加当地的茶道表演,无论是数百人的大场面还是几人的小聚会,她皆一丝不苟,面敷浅妆、身着和服、脚套白袜、登上茶席。

在高柳绪看来,景德镇,是一个容得下任何梦想的地方。人们创造性地从传统中汲取充足的营养,保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平衡,不断成长下去。

出于对景德镇的热爱,高柳绪将在这里看到的山水、草木、星空、花朵绘制于坯体上。对于天目盖的喜欢,不是简单地复制,而是努力延伸出自己的创意。不久前,她和爱人用一年时间研发出天目盖保温杯:深色瓷瓶上有窑变形成的纹饰,搭配橡木制的保温瓶塞,定制保温手袋。“有别于生产线上出来的不锈钢保温杯,我们希望尊重自然且具有艺术感,推出后备受年轻人青睐”。

“这里是一个宽松的摇篮,人人都在做尝试,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‘自由’。在这个摇篮里,经过摇晃、混合,能产生无限的发展潜能。”高柳绪说。

在传统的支撑下创新发展,景德镇交织出多元的色彩。

夜色下,陶溪川文创街区,上千个手工陶瓷摊位间,人流络绎不绝。只见一些摊主变身“主播”,就地开始直播带货。如今,这个街区已帮助近万人创新创业。

直播带货等新经济蓬勃发展,让景德镇再现“器成天下走”。

“网友在直播间买的10件陶瓷中,就有7件来自景德镇。”这点让当地人引以为傲。据统计,今年全市陶瓷直播电商年交易额达70亿元至75亿元,占全国陶瓷直播电商交易总量约七成。

这座江南山城并没有雄厚的财力参与“抢人大战”,这些年来却呈现人口净流入态势。当地统计部门负责人表示,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景德镇为人口净流入城市。这种醒目的“逆行”,在作为劳务输出区域的中部省份中非常少见。

“匠从八方来”的传奇仍在继续。文化自信感召下,3万多名“景漂”、5000多名“洋景漂”聚集,催生出强劲的生命力。

“制瓷工人收入普遍上涨了50%,一些画工的工资涨了三四倍……”走在景德镇街头,常听到人们这样喜形于色的谈论。据统计,常住人口160余万人的景德镇,10个人里就有1人从事陶瓷行业,拥有陶瓷及相关企业8000多家、陶瓷个体户9836家。

很多年轻人初到这里,即使身上只有几百元,也能买几块泥,用公共窑窑进行创作,用极低的成本就可以启动梦想。

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苏辉就是其中一员,1989年出生的他曾一度遭遇创作瓶颈,慕名来景德镇寻找灵感。“在景德镇的这两年,我认识了很多艺术家朋友,沉浸在这种创作氛围中,感觉创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。”

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。当前的景德镇,正从“塑形”向“铸魂”转变。

“站在新的起点上,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景德镇,怎样建设好景德镇,这是必须答好的时代命题。”景德镇市委书记刘锋说,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、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、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,这是中国瓷都景德镇的新战略定位。“让世界通过景德镇这个窗口更加真实、立体、全面地了解江西,了解中国”。

“如今,我越发感受到景德镇不只是一座城市,也是一种现象,给予我们的能量是难以计量的。”高柳绪说。